資治通鑑卷第七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秦紀二 起閼逢閹茂盡玄黓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荊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遍翻因把

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絶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瀍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劒負劒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荆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李翻）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王賁伐楚（賁音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爲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内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惟志）

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

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戶江翻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

蒙恬攻寢班志汝南郡有寢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祕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丘秦蒙恬攻寢即此

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即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敗補邁翻

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

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貣同吐得翻從人求物也）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史記注怛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嬈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築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雙距躍三百是也）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

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爲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畧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升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焱弋贍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逢逋翻手行也伏鳧墨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縻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荊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

揚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爲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鼃黽即黽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閒謂之黽蝥趙魏之閒謂之鼃黽蛛音朱蝥音矛靡溫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爲切謂靡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荆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翻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爲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邵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鄄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鬬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

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爲追號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灋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謚神志翻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數色主翻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

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爲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爲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爲終始秦當以土爲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爲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爲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爲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爲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爲紀丞相綰言燕齊荊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爲荊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遐嫁翻凡自上而下之下皆同音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

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寃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蓋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蓋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

鐻與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懸鍾橫曰筍植曰虡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

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

一瀍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户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

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

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嵕諸山麓也

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

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複同音方目翻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西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中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爲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

前後觀之居然可見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翻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

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在兗州博城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除地爲墠後改墠爲禪晉太康地記曰爲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爲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

輪葅稭班志作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葅假借用應劭曰稭藁本去皮以爲席紕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畤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爲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白太公以來祠之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洛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佳賣翻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

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爲徐氏姓譜曰皐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爲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爲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於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爲荊州江陵府之往也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朔山北至酃入江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爲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爲于僞翻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

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

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狙獨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索山客翻

始皇遂登之罘

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腄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

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旋即還字之往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郡絫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絫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姓譜姜姓之後封於盧以國爲氏

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

壞音怪坊讀曰防

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錄圖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

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轉貨販易者爲商坐市販賣者爲賈贅之鋭翻

略取南越陸梁地

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

按鄉字誤

地也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日南是也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爲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翻處昌呂翻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閒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爲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袤音茂逶於爲翻迤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二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處昌呂翻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灋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灋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曰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巖嶚九嵕爲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爲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爲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餘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康曰寫四夜切舍車鮮馬爲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鮮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引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辟讀曰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時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大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

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廉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遥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傳柱戀翻相如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灋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爲灋也今上皆重灋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爲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衞地秦徙衞於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燒也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河北北河之北也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鄭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泠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碁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峯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

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藉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爲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富陽分水之間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陿中渡則今之由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

此立爲縣上會稽班志會稽郡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即此津余按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始皇惡言死惡烏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

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爲上崩在外爲于偽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轀輬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路四角金龍飾銜璧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櫨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轀音溫涼一作輬音同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即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

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具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爲眞寧縣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之護諸將也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即就繫之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

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鯫鮑千鈞師古注曰鯫膊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鰒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爲鮑於煙室乾之亦非也煙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鰎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鰒魚耳而煙室乾者本不臭也鮑白卯翻鯫音接鰒於業翻鮑五回翻煙蒲北翻鰎居偃翻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冶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予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爲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即泄其所以爲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既下窆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

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楊子瀍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爲人臣之義雖無辠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丁略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踰狹小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

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温公類篇音竹格翻磓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爲縣官此縣官猶言京兆宣帝改曰杜陵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内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灋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爲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

時臣入門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曰下戶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嘘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嘘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爲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洛翻）失期灋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爲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徒屬

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爲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爲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爲宋州柘城縣亳州眞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銍竹乙翻酇本作鄘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爲之音嵯王莽改縣爲蕡治則此縣亦有蕡音苦音怙行收兵北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爲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爲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爲宋州柘城縣亳州眞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銍竹乙翻酇本作鄘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爲之音嵯王莽改縣爲蕡治則此縣亦有蕡音苦怙行收兵北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尻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六國皆爲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爲六國無復爲秦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爲秦所滅今立楚爲張當是時諸郡縣苦秦灋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嫁翻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謚法以武爲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爲宋武公之後何拘

也唐志氏族以爲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爲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爲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聃季載之後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予讀曰與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於河北是爲鄧侯後因氏焉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帥古曰聚才喻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爲楚王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後魏人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爲氏陳王聞周文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至故城即衞之漕邑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爲通蒯匕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

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戶歷翻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悉薦翻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臣聞兵灋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蹋而踣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良瑞翻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宜翻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郭子孫去邑爲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

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如字下王于況翻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地時屬河東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烏點翻又於琰翻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爲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爲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爲小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案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爲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爲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志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貢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季爲狄人

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頸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顴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爲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爲呂后既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爲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劒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閒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

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掾曹參傳曰參爲掾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爲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爲秦吏今欲背之背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刼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爲于僞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曾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爲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

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長真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爲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

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從才用翻周市徇地至狄周市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吉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師古曰謂投閒隙而微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蘂翻馬檛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爲王（寧陵即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寧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絕祀（周之列國衛最後亡）

資治通鑑卷第七 十二月朔校改七字增十五日字 丁巳二月廿二日再校改三字增三字刪一字乙二字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

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爲得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爲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刎扶粉翻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遣兵守滎陽遣兵留兵也少詩沼翻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爲假王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說將兵居郟師古曰郟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恐郟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爲河南之郟鄏正義以爲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鄏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爲許州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亂翻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榮然行恣睢之心榮呂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曰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

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即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堇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爲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爲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爲都尉姓譜飂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也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江翻初陳涉既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爲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陳王故洧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眞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以

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也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爲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　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爲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凌人秦嘉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者爲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爲君姓譜衛卿甯氏之後又晉有甯嬴以邑爲姓　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并必正翻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　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右校尉校戶教翻　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堯翻與番盜黥布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爲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爲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

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偃姓皐陶之後封於英因以爲氏坐灋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兩翻乃率其曹耦曹輩也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廼以女妻之妻七細翻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廐將蓋掌馬良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佗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爲于僞翻下平爲同省悉井翻察也後以義推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尼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又延知翻爲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相息亮翻碭徒郎翻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縣屬梁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爲廣陵國都唐爲揚州姓譜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寔照翻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倍蒲妹翻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即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地故魏地也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

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晉灼曰鄭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廣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逢蠭古蜂字逢蠭起如逢蠭之起而起者爾雅翼曰逢蠭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曰逢蠭起之將言其衆也一說逢蠭與鋒同言鋒銳）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為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

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爲是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它徒河翻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繣結礙也絜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銜户緘翻繣音獲絜音頡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爲于偽翻予讀曰與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間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爲霖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甫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楚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

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田角已走趙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云春秋多也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責也當丁浪翻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遍翻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

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之翻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爲于僞翻下同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閒古莧翻隙也又讀曰閑餘暇也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爲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爲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皆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卒子恤翻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

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孟翻行下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厭於鹽翻後以義推求利不止列勢次主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於人主也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爲非可乎信讀曰伸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所謂臨則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

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爲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勲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言尚何事於灋也處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搒掠千餘搒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箠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多種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幾居依翻）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會（傅讀曰附凡傅會之傅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地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兩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　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厤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厤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厤法應置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末改秦厤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厤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爲未盡秦知置厤有閏何故皆以爲九月乎蓋司馬氏爲史記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爲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叙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

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翻下同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爲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爲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慓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慓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杖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

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杜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杜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爲是杜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杜音江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爲項羽封田都張本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地括地志今曹州縣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爲相州縣按此兵猶未度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蝨蘇林曰虻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寬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虻而不能破蝨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虻音盲蟣居喜翻蝨音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貌翻此併下三語指項羽也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

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下道屬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遥翻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蒲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

救趙（爲項羽王田安張本）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文其糧運故夾築垣墻以通餉道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屬之欲翻餉式亮翻）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澤音釋）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相爲于僞翻下欲爲同）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也）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略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將即亮翻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睡翻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爲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爲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回翻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爲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兖州金鄉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大彭之後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陳勝

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彊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蒗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爲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齱握齱急促貌苛細也齱初角翻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翻溺乃弔翻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爲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麴遇音顒師古曰麴音丘羽翻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爲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轘音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雙東破之齮魚豈翻班志雙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溴水出魯陽縣西逕雙縣故城北雙昌牛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距敵也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旆之屬幟即幖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遲明圍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文二翻欬曰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内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人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爲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爲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爲紂所醢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内鄉縣酈今菊潭縣鋗呼玄翻析先麻翻酈直益翻又郎益翻廖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毋無二字通鹵與虜同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數所角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揔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音奏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

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赧王紀遺于季翻勝音升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候始成使項羽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

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爲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七國時爲魏寧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爲言之爲于僞翻雍於用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行戶剛翻瑕丘陽河南司馬欣瑕丘縣名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左右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中竹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

侯咸率其衆西鄉鄉讀曰嚮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憂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憂周禮春官之屬有占憂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憂之吉凶一曰正憂二曰噩憂三曰思憂四曰寤憂五曰喜憂六曰懼憂卜曰涇水爲祟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仲奔封於閻鄉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齊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騶求巷皆有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僕射取其領事之號卒甚謹胡廣曰周盧者衛士於周垣內爲區盧師古曰區盧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向爲盧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

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爲于僞翻）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爲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遍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

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荆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嶢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爲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十二月朔校改十一字增十六字刪六字 沈炳

此卷明人補鈔

結銜與前卷同

北宋本官銜一行

資治通鑑卷第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漢紀一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涒灘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高以帝爲功最高而爲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

古有三正子爲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爲歲首寅爲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爲歲首丑爲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爲歲首高祖以十月至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爲歲首寅爲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爲歲首秦水德謂霸上因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厤改用夏正始以寅爲歲首至于今因之

沛公至霸上

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爲魏厤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厤術之淺事今讖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讖今猶今之讖古浩曰所繇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厤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紛絲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爲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旄之形韋昭曰節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爲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小五百廿八

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兖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爲同列朝直遥翻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六合天地東西南北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之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爲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大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爲于僞翻縞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樂音洛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瀍久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況翻又如字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瀍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瀍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餘悉除去秦瀍諸吏民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墻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之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亭一亭十亭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引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于況翻下欲王同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爲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汭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欝欝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楚官有左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為于偽翻語牛倨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

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遥翻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近其靳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曰背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徂卧翻）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劒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眞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劒而跽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靳翻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爲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爲姓持劒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趣讀如趨嚮之趨逡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坐徂卧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爲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旦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蒲北翻又如字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

游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分長沙爲桂陽郡也郴丑林翻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爲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楚國史記正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爲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翻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章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章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爲阸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爲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

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爲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爲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爲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爲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渠故除隹而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國漢蓋又分爲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冠古玩翻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庐江尋陽分爲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爲臨江國江陵縣屬焉

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於無終縣屬北平郡非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

山下葉沂代言川浦人

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闞駰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詘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爲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

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爲麾許宜翻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蠶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爲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爲之棧士限翻公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況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

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爲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不用數所角翻下同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爲連敖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爲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爲典客蓋以信表爲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爲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爲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況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吾爲于僞

翻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卧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鄉讀曰嚮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鴆翻噁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咤卓嫁翻發怒声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音况于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余謂角訛者刓之義敝舊敝也師古曰刓五丸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况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瀍與秦民約瀍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畤縣屬扶風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畤縣宋白曰漢好畤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

亡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惡后翻吸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爲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爲于僞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季翻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爲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宰相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讀曰促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爲于僞翻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間古莧翻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兵也將即亮翻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陝失冉翻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赧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即蒲津關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平爲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譖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劒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爲于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盡讙曰讙音喧譁然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爲伊闕取伊闕山爲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伐有罪則兵出有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

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於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衆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況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爲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爲鄰國則此城陽爲莒之故墟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

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亡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爲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爲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爲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卻爲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爲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爲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爲滕公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間古莧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爲質（質音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帥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

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者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子孫會爲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武子後因以爲姓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妹翻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

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蒲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皐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

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大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爲氏又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曰大駱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巳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倮身來倮即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謁告而歸也至則絶河津反爲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爲于僞翻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調徒弔翻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柏招帝嚳師柏景春秋柏國爲楚所滅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王所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王歇王趙陳餘王試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是夕再覓此卷

下已正月十一日校京師圖書館北宋本字

增二字 乙丑五月初七日以清乾隆御與本校正